

日本卷

第三届
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
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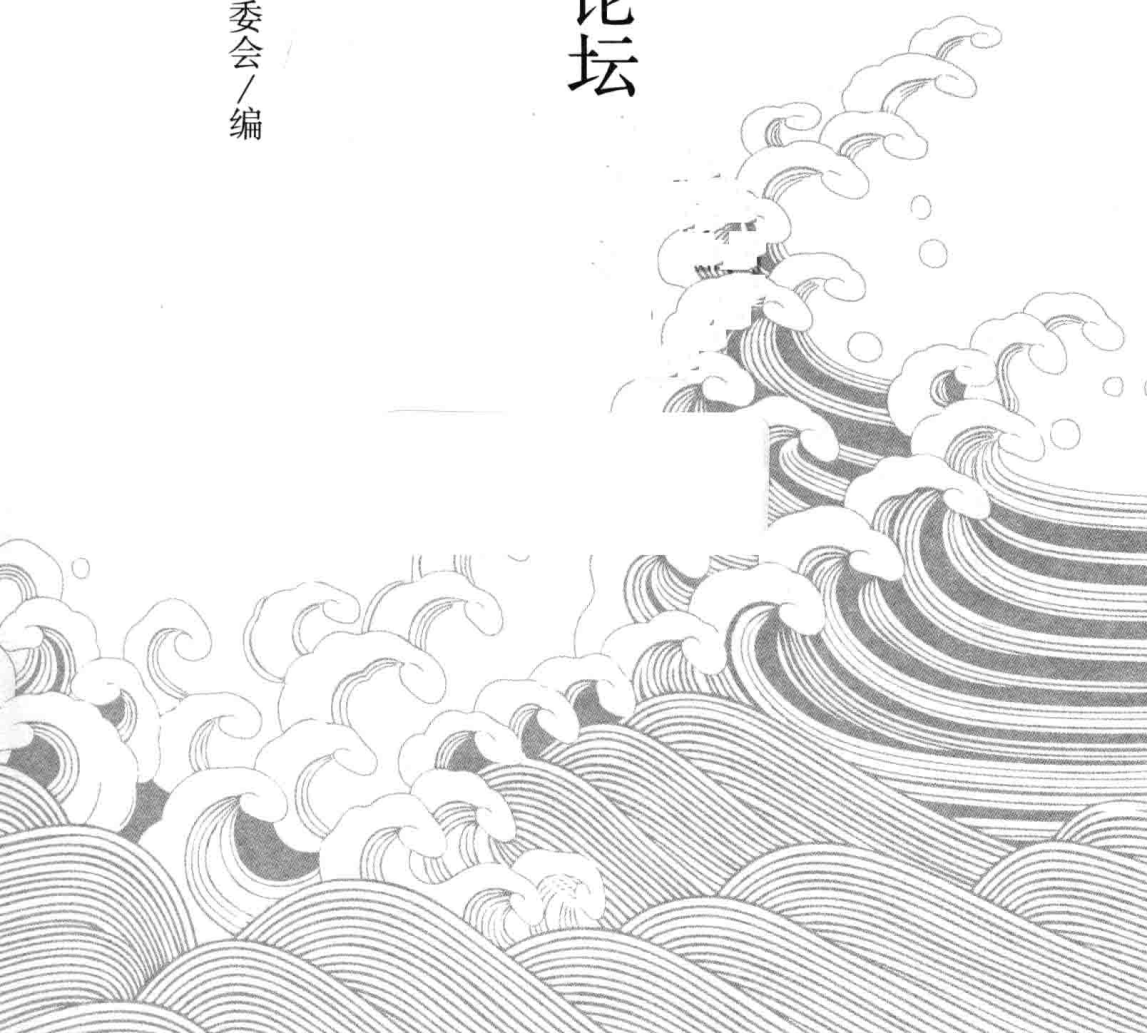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日本卷

第三届
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
作品集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 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 日本卷 /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063-6637-3

I. ①第… II. ①第… III. ①散文集 - 日本 - 当代 ②小说集 - 日本 - 当代 IV. ①I310.15 ②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3199号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日本卷

编者: 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中国组委会

责任编辑: 赵莹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04千

印张: 15.5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637-3

总定价: 120.00元 (全三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铁 凝

继2008年由韩国主办的“第一届韩日中东亚文学论坛”、2010年由日本主办的“第二届日中韩东亚文学论坛”之后，由中国主办的“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即将于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为进一步增进三国文学作品的相互交流，促进文学交流方式的不断深化和作品互译的逐渐推进，我们邀请出席本届论坛的三国作家亲自挑选各自的作品，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三卷本中文版《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作品集》。

作品集分为中国卷、韩国卷、日本卷，每卷分别收录了中国、韩国、日本各11位作家的短篇小说、诗歌、评论、散文等各类作品。中国卷中的作家，包括莫言、张炜、李敬泽、韩作荣、尤凤伟、金仁顺、素素、阿乙这些读者熟悉的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也有熟悉韩国、日本文学的小说家金勋，翻译家许金龙。韩国卷、日本卷中的韩国、日本作家，均为两国当代文坛极为活跃的实力派作家，其中半数左右的作家、作品，是首次在中国面世。在这些作家中，既有评论家崔元植、小说家岛田雅彦这样的韩国、日本文坛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也有金爱烂、绵矢莉莎、朝吹真理子这样的“80后”青年女作家，她们和作品集中的“40后”“50后”“60后”“70后”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共同亮相，形成了

一个连贯而紧密的“45678”。也许数字本身是枯燥的，但数字所包容的内涵往往丰富而深远。这当中，女作家的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日本卷更是占到了一半以上。相信这些正值创作高峰期，作品具有不同特质的“中青年”作家的精选之作，会满足读者的期待。相信三卷本作品集的面世，能够成为整体展示三国当代文学的绚丽橱窗，并能帮助中国读者获得了解、认识自己的邻国——韩国、日本当代文学的一个新视角。

作为读者，我本人除了欣赏三国资深作家的成熟之作，亦从三卷作品集中的一些篇章里嗅到了新的文学气息。比如近年广受关注的中国青年作家阿乙的小说，以极为克制的情感和“残忍”的耐心叙述，表现被忽略的小人物无声的哀恸。比如韩国作家李承雨、金仁淑，和日本女作家朝吹真理子、绵矢莉莎的作品中弥漫出的现代人孤独的焦虑和理性的恍惚几乎是不谋而合。“旧的人和日子已然斩断，而新生活的入境门票却还没有争到”。但毕竟，焦虑本身就是不妥协啊。当我读到日本“70后”青年作家平野启一郎描写受到父母忽略的小哥儿俩偷着远行海边的小说时，我被作家看似单纯实则锐利的语言所打动，这是能够让人疼痛的小说，还让人想起遥远的契诃夫。我亦被韩国“80后”女作家金爱烂的小说所吸引。她以幽默、机智、有趣的语言向我们铺陈开生活的辛酸、温美和外省青年“平躺在城市的地下”的奋斗历程。那“写实的、巨大的、露骨的音调”会使人自然地想起今天的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年轻人生存、奋斗的心路历程。而金爱烂的出众在于她并未陷入一己的自我哀怨，她让人发出含着泪光的笑，唤起人有希望的自尊。

三国作家作品集是6年来中韩日作家不间断的文学交流的见证，同时我也期待读者在作品集中听见东亚文学的声音。回顾往昔，亚洲的历史充满伤痕，但亚洲今天的文学正充满活力且胸襟开阔地面对世界。虽然中韩日三国的当代文学尚不能涵盖整个亚

洲的文学品貌，却毫无疑问地呈现着为整个人类积攒文化财富的清新气象。

我和我的文学同行们，正在倾听通过文学呼唤世界的文明和进步，祈望人类心心相印的美丽声音。这也是东亚文学论坛的宗旨之一吧。

是为序。

2012年9月3日

目 录

序言 铁 凝 / 1

岛田雅彦

邪恶的钱币（摘录） / 2

平出隆

致唐纳德·埃文斯（摘录） / 24

川村湊

原子能发电与日本的文学家 / 58

茅野裕城子

103房间的钥匙 / 72

中泽惠

樱花盛开的时候（长篇小说《五个女巫》摘录） / 86

中岛京子

妻子是个香菇的时候 / 112

江国香织

散步 / 128

石井慎二

鲁鲁 / 136

平野启一郎

去礁石滩玩耍的小哥俩 / 154

圓城塔

一只编程松鼠 / 168

谷崎由依

Jiufen村子分九份 / 188

绵矢莉莎

朋友 / 210

朝吹真理子

回家的路 / 228

島田雅彦



邪恶的钱币（摘录）

站在树下的那个男人异常兴奋，对所有进入自己视野之物一律报以亲热的微笑。他也许遇到什么好事了，或者开悟了吧。但是，无论他的笑容多么灿烂，行人们都躲着他走过去。他那从未修剪的头发板结着，犹如一串串卷起的树叶般遮挡了半张脸。头发缝隙里露出干巴巴的土黄色的脸，当他咧开花白胡须覆盖的皴裂嘴唇一笑，便露出被烟渍染成了琥珀色的牙齿。他身上穿的白衬衣领子脏得黑一道白一道的，跟斑马纹似的。外面套的短大衣上也是黑一块白一块的，猛一看，就跟豹纹一模一样。在这个清洁的市中心，每一个人身上都飘散着香水或香波的淡淡香气，而这个男人四周却散发公共厕所的臭气。

男人怀里抱着个套了双层的便利店塑料袋，犹豫着走到餐馆门口，朝里面窥探。流浪者在门口转悠，会有碍观瞻，于是，K经理去厨房，让厨师装了一盒客人的剩饭，递给这个眼生的流浪汉，希望他立刻消失。可是，这个男人似乎对此很不满，嘀咕道：

“我有钱。可以进里面去吃吗？”

虽然没有理由拒绝有钱的顾客，可是看他的这身行头，经理无法相信他的话。

“别的顾客会提意见的，请你还是穿得干净一些再来吧，可以吗？今天先在公园里吃这个吧。”

经理这么说着，把剩饭塞给他，男人没有接，冷笑了两声，转身走了。

“给脸不兜着，早晚成路倒。”

经理狠狠地诅咒着，转身回到店里。忽然，他想起了小时候看的童话书里的故事。“幸福之神经常装成流浪汉挨家乞讨，给热情对待他的人家留下幸福，给驱赶他的人家留下不幸。”不会的，那家伙跟神应该挨不上边吧。经理不由得笑了。不过，连流浪汉的手里都有了钱，难道说多年的不景气，终于开始回暖了吗？

可是，餐馆的生意不好，支出不断增加。因为原料价格在一点点上漲。为了收支平衡，不能不考虑提高菜价了。

流浪汉去了站前商店街的绅士服批发店，从头到脚买了一身新衣服。他把袜子、皮鞋、衬衫、毛衣、牛仔裤等放进购物筐里，从塑料袋里拿出来夹在报纸里的现金，结了账。经常有人拿着当天打工赚的钱，来这家店买新衣服，所以，看见这个男人，店员就猜想，此人也是想要换掉这身寒酸的衣服，改头换面，重新杀回社会吧。

店员看到笨拙地掏出钱来的男人两只手都缠着绷带，脸上和脖子上也有鞭打过似的红道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收了钱之后，店员自言自语道。一向悲观的店长听了，叹息着“明天该轮到我们了吧”。

店长站在门口目送着男人的背影，在门口揽客的店员对店长说：“那个人，怎么瞧着有点像基督啊。”

“哪儿像啊？”

面对店长的追问，店员回答：“哎呀，他两只手都受伤了，又是长头发……”见店长没反应，店员又去招呼客人了。

男人又去了便利店，买了浴液、牙刷牙膏、绷带，然后去了附近的投币洗衣店，在旁边的投币淋浴室里洗去了身上因露天生活积存的污垢。然后换上了新买的衣服，将原来的衣服全部扔掉了。下面男人去的地方是理发店。刚刚分配到这个理发店的新理发师对前辈耳语：“来了个练手的。”

在给男人理发之前，新理发师问道：“你想理什么发型？”

“全剪掉。”男人回答，对着镜子里的新理发师嘿嘿一笑。新理发师摸了摸客人那头卷起来的树叶般硬邦邦的头发，问：“你是唱reggae^①的？”没有回答。于是，他按照客人的要求，一边剪掉长发，一边模仿前辈们，跟客人聊天。

“今天休息？”

“我每天都休息。没有工作。”

“啊，是吗，住在什么地方呢？”

“公园。”

“啊，原来是这样啊。以后怎么打算呢？挣钱，还是找房子？”

“都没问题。只要有钱，都行。”

新理发师的表情突然阴沉了片刻。一直在公园里度日的家伙，究竟是怎么搞到钱的呢？新理发师停下手，跟店长耳语起来。

“说不定那个客人没有带钱吧。”

“什么？不露声色地了解一下。”

两个人在收银台里面叽叽咕咕时，男人从镜子里看到了，很不高兴：“钱我有，不用担心。”

“哪里，对不起。我们在说别的事。你怎么能让客人等着呀。”

店长的八字眉愈加耷拉下来，满脸堆笑地敷衍着，推了新理发师后背一把。新理发师对男人道了声歉，又继续理发。但是男人很不乐意地叹着气嘟哝道：“真是的，没有钱的人在这个世上，就跟不存在一样啊。”

新理发师竭力赔着笑，附和道：“没有钱，就没有女人哦。”可是，客人还是板着脸。

“政府给每一个国民一百万的话，经济不就复苏了吗？”

“有了一百万，你打算干什么？”

男人说出了令新理发师大吃一惊的话来。

① 即雷鬼音乐。在1968年左右形成于牙买加，现已发展成为欧美摇滚乐。

“一百万吗？买新衣服，饱饱地吃一顿烤肉，然后去夜店大把地花钱，剩下的去打弹子球。”

男人哼哼唧唧地笑了。这种阴阳怪气的笑法，轮到新理发师不高兴了。自己虽然贫穷，但好歹有这么个手艺，在店长苛待下，本本分分地工作，过着温饱的生活。自己怎么能被这个一直在公园里苟活的家伙瞧不起呢？能干活却不愿意干活的家伙，和即使不干活也过得很滋润的家伙一样，新理发师一律十分憎恶。

“要是真有这么多钱，应该有更好的花法吧。你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我有啊。我有一百万呢。”

出乎意料的答案，把新理发师吓了一跳。这家伙肯定在吹牛呢。昨天还是流浪汉，今天怎么会突然赚到那么多钱呢？是偷的，还是赛车赛马得来的？虽然新理发师觉得客人是在寻他开心，但还是忍不住问道：“那些钱，是怎么回事啊？”

“早晨，一睁眼，放在我脚边的。”

“怎么可能啊？”

“是真的。”

说瞎话都不会。新理发师想。

“捡了那么多钱，不交给警察，行吗？不该自己昧了呀。”

“没有昧呀。不是捡的，是人家给的。”

“谁给的？”

“可能是神吧。我从今天开始信神了。”

随你的便。新理发师在心里咂着嘴。

神恐怕是喜欢偏向吧。说不定挑选了这个流浪汉，让包括自己在内的人们嫉妒呢。也可能是神对平等的原则不感兴趣吧。看来神和魔鬼只是一纸之隔啊。神会在微笑的人脚底下挖大坑的。

新理发师一边给流浪汉刮胡子，一边这样诅咒着。无论是他人的不幸，还是他人的幸福，都是无色无味的。不过，看样子，这个客人在公园里生活的时候经常遭人欺负，两手都缠着绷带，脸上和

脖子上有好些红道道。理发刮胡子后，这些伤痕袒露出来，挺吓人的。原来以为他快六十了，现在仔细看看，也就四十多岁。说不定还有点机会咸鱼翻身吧。

一般程序是给客人洗干净头发后，揉一揉肩膀。今天也许是手指上积了怨气，或是客人觉得揉得太疼，反正新理发师揉了一半就作罢了。男人从塑料袋里的折叠报纸里拿出一万元票子，付了账。新理发师斜眼瞅了一下报纸夹缝，果然夹着一寸厚的纸币。

“你现在打算去哪儿啊？”

新理发师问道。男人回答“去吃寿司”。还问了一句：“你知道哪家的寿司好吃？”

“一街的寿司银不错。”新理发师告诉他。

送完货，回到酒铺的钟点工俊树，接到了高中时代的损友、理发师纯打来的电话。肯定又是找自己去喝闷酒，互相发发牢骚吧。可现在哪有那份闲心，发工资之前，什么钱也不敢花。

“你是在干活吗？”

“提心吊胆地搬啤酒箱呢，谁知道腰上这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爆炸呀。”

6

俊树高中时学过橄榄球。他跑得快，担任边锋，可是很少有人传球给他，所以，他经常在场上空跑。偶尔一次，传来一记绝好的传球，他勇往直前地朝敌人阵地飞奔，无论如何要来个带球触地，给高中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就在这时，遭遇了体重一百多公斤的敌方前卫的阻挡，扭伤了腰椎。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干力气活挣钱，可是从那以后，就不能靠卖苦力了，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虽然一边做钟点工，一边偶尔充当个群众演员，指望有朝一日成为演员，可是，最近连小角色也没人找他演了。

“有个好事。弄好了今天晚上可以痛痛快快玩玩。”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小心上当。”

“又是这套老生常谈。好了，你听我说。一个小时之前我理发

的顾客，现在正在一街大吃特吃呢。那家伙拿着一个便利店的塑料袋。”

“那怎么了？”

“那个客人从寿司店一出来，你就跟上他。那家伙刚理完发，手上缠着绷带。在没人的地方，你就把那个塑料袋抢了逃走。塑料袋里是那家伙捡的钱。”

“为什么要抢他呢？”

“为了复仇。那家伙就是欺骗我父亲的骗子。终于等到报仇的这一天了。拜托了。你什么也不要问，帮个忙吧。”

“我还是搞不懂。”

“你不是说过，橄榄球就是训练抢东西吗？”

“我说的是橄榄球是互相抢球的比赛。”

“一回事。对你来说易如反掌。事成之后，我请你吃烤肉，去泡吧。怎么样？拜托了。”

“为了报仇的话，我可以帮你，可要是被抓住了，怎么办？”

“那家伙捡了巨款，没交给警察，所以，即使钱被人偷走了，他也不敢告诉警察的。不用担心。老地方见吧。”

俊树挂断了电话，跟店主打了声招呼，就走出了酒铺。“寿司银、手上缠着绷带、便利店的塑料袋、南口。”他一边琢磨着这个差事的程序，一边朝一街方向走去。就算纯是胡说八道，也要让他请一顿烤肉。俊树站在寿司银斜对面的美松书店的店头一边看杂志，一边等着男人从店里出来。一街曾经是一条热闹的商店街，如今已经有不少店铺关了张。一过七点，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路上只剩下了匆匆回家的人和喝醉酒的人。

俊树买了一本《格斗技巧通信》，走出书店后，沿着和一街交叉的马路走了两个来回。七点半左右，看见两个上班族走进了寿司银，同时一个头发剪得短短的男人走了出来。正如纯所说，此人手上缠着绷带，小心地提着一个便利店的塑料袋。由于喝了酒，脚底下晃晃悠悠的，看这样子，即使被这个男人追上了，也可以轻松

甩掉。

男人似乎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儿了，像是在询问风，该去左边还是去右边。去车站方向的马路右边，聚集着一群头戴黄色或橘黄色鸡冠子的人。男人像要躲开那些人，又像是被什么拽着似的往行人稀少的方向迈开了脚步。真是天助我也。俊树决定，从背后夺下男人右手提着的塑料袋之后，就朝着位于下下个红绿灯的地铁站猛跑，去坐电车。

干这种事，精神太紧张的话会搞砸的。就像以前欺负同学那样去干就成。俊树这么告诫自己，盯着男人的后背，逐渐缩短了距离。系紧了提手的塑料袋也蛮像橄榄球的。俊树眼前浮现出了双手抓住塑料袋，用力抢夺的情景。正好对面驶过来一辆摩托车，他决定瞄准摩托车错身而过的时机。摩托车越来越近了。男人被摩托车吸引了注意力，忽视了背后。俊树就在摩托车驶过的瞬间，飞奔上去，夺走男人手里的塑料袋。

抢夺塑料袋成功后，俊树拼命跑起来。现在那个男人手里只剩下塑料袋的提手吧。

“喂，还给我。抓小偷。”

男人这四年来从没有大声喊叫过。他的声音沙哑，根本发不出声来，就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虽然他想要追赶，无奈腿抽了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男人大口喘息着，伸直两条腿，两手支在身后，仰面朝天，恨恨地望着天空嘟哝道：

“原来是个幻觉啊。”

本以为自己吃了一顿告别以往的钱行饭呢，没想到却是这副惨相。那些钱原来只是让我饱眼福的幌子啊。因为我这个人生来就不配有钱吧。对我来说，转瞬之间的梦境就应该知足了吧？我简直是个大傻瓜，还真的相信有什么神。哪有什么神佛，早就死掉了。那些钱说不定是魔鬼的钱呢。果真如此的话，那些钱现在应该已经变成一堆枯叶了。对了，现在马上就变成枯叶才好呢。男人心里想。

抢钱的人将代替自己去花那笔钱。男人朝着抢钱的人跑远的方

向望去，心里诅咒着：使用那笔钱的人会倒霉的。

跑出了很远之后，俊树放慢了脚步，混在乘坐地铁的人流中，走下了通往检票口的楼梯。他买了车票，走进检票口对面的厕所里，钻进了一个单间里。等呼吸平稳了之后，俊树打开了塑料袋，看见里面一卷报纸和蜂蜜柠檬奶糖。报纸里面果然如纯所说，夹着纸币呢。俊树看到这么多钱，忍不住发出一声“哇”的可鄙叫声。从心底涌出了笑容。随之产生了便意，他就脱下裤子，坐在了便器上。他甚至已经忘记了自己一兴奋就想大便的毛病。小时候值得高兴的事比现在多得多，因此他常常钻进厕所里，被家人嘲笑。运动会上自己得了赛跑第一名时，买彩票中了一万元时，在握手会上跟自己崇拜的偶像握手时，他都是这样。

俊树撅着屁股，盯着数十张福泽谕吉的脸，把它们分成两份，分别放进左右两边的口袋里。由于是奇数，给自己那份多一张，大便之后，才发现没有带手纸，他脑子里闪过拿万元票子擦屁股的念头，但立刻摇摇头，用夹纸币的报纸擦了屁股。把奶糖和破塑料袋扔进垃圾箱里，仔细洗了手，然后，潇洒地上了地铁。他觉得现在的自己，“潇洒”这个词是再贴切不过了。

第二站下了车，换乘JR，又坐了两站地，出了东口，朝着和纯会合的Mac走去。正坐在地下吧台前喝咖啡的纯，朝他扬了扬手，俊树朝纯竖起大拇指回应。

俊树顾忌着周围的人，压低声音报告“成了，成了”，一边催促纯摸自己胸前的两个兜。感受到了两个口袋里面的票子后，“最不能缺少的就是朋友啊。”纯一边跟他握手，一边低声笑着，憋得直咳嗽。纯从左边的口袋里拿出俊树的那份，对折之后，塞进俊树的牛仔裤口袋里。

二人立刻直奔平时只能闻着烤肉的香味走过去的烤肉店，点了最好的烤五花肉和肥牛里脊，犹如此生的最后一餐。二人啧啧赞叹着只嚼三次，便溶化在舌头上的优质烤肉，嘴里的肉香使他们不停